

#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涉法问题如何看

## 律师详析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的界限

本报记者 张倩

近日,一段“携程幼儿园教师虐童”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名女性粗鲁地为幼儿穿脱衣物,并推搡幼儿,致其摔倒后头部撞到桌角;另一名女性则逼迫孩子吞咽不明物品,导致孩子无助哭泣。有家长指出不明物品是芥末。“这些孩子好可怜”“这名无良幼教一定要受到处罚!”该视频传播后,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 亲子园3人被刑拘

昨日,上海长宁公安分局宣布,警方在介入调查携程亲子园事件后,已对涉事4名工作人员中的3人依法刑拘。警方通报称,11月8日上午,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向长宁警方反映,发现其开办在办公楼内的携程亲子园,存在工作人员疑似伤害在园幼儿身体的行为。警方立即派员到场控制了涉事的4名工作人员。现其中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媒体报道,携程亲子园是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幼点,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为了孩子学苑)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节后正式运营。《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属独立法人单位,目前已就此事件发表公开致歉信。作为主管部门,上海市妇联回应了此事件,称

将密切关注此事后续进展。

### 为什么不是故意伤害和虐待罪?

网友在怜惜幼儿同时,也十分关注施虐者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此,记者采访了律师。

“近年来,尽管虐待儿童事件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社会反响也比较强烈,但目前为止,我国刑法尚未设立虐童罪,倒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瑞江说。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关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但是目前为止,对于情节恶劣如何认定尚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胡瑞江说,

司法实践中,执法或者司法机关会参考施虐者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持续时间、手段、方式,以及对于被监护、看护的人造成损害的程度、社会的反响等,对事件作出认定。

就携程亲子园的虐童事件来说,胡瑞江个人认为,“随意殴打、推搡,还塞不明物给2岁幼童吃,应属于情节恶劣的行为。但如果相关部门最终认定不构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施虐的工作人员

上海市长宁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发布事件进展



警民直通车\_长宁

今天 10:26 来自 华为 Ascend Mate7

#网友关注# 11月8日上午,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向长宁警方反映称,发现其开办在办公楼内的携程亲子园存在工作人员疑似伤害在园幼儿身体的行为。警方立即派员到场控制了4名工作人员,现其中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 爱而不得,他把女同学扔下19楼 昨日,他一审被判死刑

本报记者 高敏 实习生 狄欢婷

本报讯 苦追女孩8年,表白遭拒,他竟狠心地把女孩从19楼阳台扔了下去,女孩坠楼当场身亡(本报8月24日曾作报道)。11月9日,杭州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薛某故意杀人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5万元。

被告人薛某和被害的女孩丽丽(化名)是高中同学,都来自河南林州。今年2月,在美国深造的薛某得知丽丽在杭州后,从国外来到杭州。此前,薛某一直苦追丽丽,送过包包、项链等各种礼物,但丽丽始终没有接受他成为男朋友。

在杭州,丽丽原本和另两个单身女同事合租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薛某来的时候,一位室友正好要退租,为了节约房租,丽丽同意和薛某合租,三个人各自有独立房间。

合租后,薛某明显感觉到,丽丽对他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一开始见面还说几句话,后来基本不理我,发

生过几次很大的争吵,微信上也不怎么理我,到后来干脆微信也把我拉黑了。”薛某说。

“丽丽觉得,我们俩性格不合适,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俩性格不合适。”薛某也承认,两人从来没有过牵手等男女朋友才有的亲密举动。

今年3月12日,丽丽回老家参加婚礼时认识了一个男生,还合了影。因为这张照片,薛某和丽丽大吵了一架。薛某称,争吵过后,他有过自杀的念头,还准备了一把匕首,到网上查找了各种杀人和自杀的方法,最终没有勇气实施。但事发前一晚,他听见丽丽在跟别的男生打电话,说有男的追求她,但是她不喜欢对方,想拒绝对方。这些话深深地刺激了薛某。

3月21日一早,薛某趁丽丽起床洗漱的时候,进入她的房间,把房门反锁。薛某走过去质问丽丽,边说边推,把丽丽一步步推到了阳台边。仅仅几秒钟时间,丽丽意识到危险,开始呼救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法医鉴定显示,丽丽是因高坠致全身多处重要脏器损伤死亡。

庭审中,薛某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是因感情纠纷引发、薛某是激情杀人等辩护意见。但法院审理认为,被害人丽丽在尝试接受薛某多年的追求并合租后,经考察,确定自己与薛某并不适合共同生活,即明确拒绝,合乎情理。在相处期间,丽丽虽有接受薛某所送的手机、皮包等礼物,但这些礼物明显在薛某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丽丽属于被追求者,收受价值普通的礼物并无明显不当。

薛某在丽丽明确拒绝他的求爱后仍纠缠不断,察觉丽丽可能新交男友后自知无望的他,通过网络检索杀人手段,最后付诸实现。法院认为,薛某是有预谋地实施杀人,致被害人当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法院认定薛某构成自首,但认为尚不足以减轻罪责。法院认为,薛某仅因被害人拒绝其求爱,即将人从19楼扔下,犯罪动机恶劣、手段极其凶残、社会危害严重,依法予以严惩,因此一审判处薛某死刑。

# 宁波警方: 今年打掉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86个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孙波 刘益

本报讯 昨天上午,宁波市公安局召开了以打击通信网络诈骗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对辖区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进行了梳理,并通报了今年以来宁波警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今年8月,宁波市民王先生在QQ群看到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称帮忙刷单可获得丰厚酬金。王先生非常心动,便主动添加对方为好友,并多次按要求进行刷单。陆续收到对方的酬金后,尝到甜头的王先生便投入大量资金干起了这行。谁料,对方卷走了他投入的96549.64元本金后,将他“拉黑”了。

“刷单诈骗是近年来网络诈骗又一新手法,被骗的大多是21至30岁的年轻人,并且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现场会上,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龚建波特意举例说明,除了刷单诈骗,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还包括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公司领导诈骗财会人员、网络购物诈骗、贷款诈骗、中奖诈骗、票务诈骗等。

据悉,今年以来,宁波警方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86个。相比去年,宁波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上升2.5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下降24.42%,损失总金额同比下降18.46%。